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萬花樓
第三十八回 思投效強盜送征衣 念親恩英雄薦姐丈

卻說牛剛聽了牛健之言，氣昂道：“大哥，你如此膽怯，稱什麼英雄？既為男子漢，須要敢作敢為，奈何一心畏怯楊宗保，要往投降？”牛健道：“賢弟，你休存偏見，聽我之言，方是見機。”牛剛道：“哥哥，你言無有不依，如要投順三關，卻斷不依從，哥哥立意要往，弟亦不敢強留。”牛健道：“既然賢弟不願同往，別有良圖，也罷，與你分夥便了。”牛剛道：“倒也不差。”當時牛健將在山的唆羅兵，帶了三千，盡將征衣裝在車輛上，出山而去。餘外物件，牛健一些也不取，留與牛剛受用。牛剛道：“哥哥此去，須要做個大大的官兒，祭宗顯祖，蔭子封妻才好。”牛健道：“賢弟，你做強盜，也要做得長久稱雄方妙。”牛剛笑道：“已看誰算的高。”當下牛健吩咐唆羅三千，推押三十萬征衣並劫來糧草，一同推下，砲響三聲，離山望三關路途而去。牛剛亦不來相送，搖頭長嘆一聲道：“哥哥，你緣何如此怯懼楊宗保，劫搶了征衣，又去交還，悄然不允收錄於你，那時一命難逃，反吃一刀之苦了。”書中不表牛剛之言，且說張忠、李義領了元帥將令，帶領精兵二萬，將近燕子河，只見前面一標軍馬，直望而來。李義道：“二哥，你看前邊那技人馬那裏來的？”張忠道：“此路軍馬，定然是殺不盡的餘寇。”李義道：“狄欽差立了大戰功，我二人也立一點小小功勞，你道可否？”張忠道：“說得有理。”即吩咐軍士殺上前去，張忠、李義刀槍並舉，雄赳赳的大喝道：“殺不盡的反賊，那裏走！”牛健一看，認得是護守征衣的二將，知他們是楊元帥麾下之人，今既去投降，必先向二人下禮，方是進見之機。即馬上欠身打拱，口稱：“二位將軍，我不是西夏反徒之黨，不必攔阻。”二將道：“既不是反徒，莫非強盜麼？”牛健道：“我原強盜，如今不做強盜了。”張忠道：“你是那方的強盜，今欲何往？”牛健道：“二位將軍聽稟，我本在磨盤山落草。”

話未說完，弟兄一齊重重發怒，罵道：“狗強盜，劫搶征衣，險些兒使欽差被害，連累及我眾將兵，叫關中四十萬兵丁俱受凍寒之苦。今日仇敵相遇，斷不容饒！”言未已，長槍大刀，齊砍刺來。牛健閃開刀，架過槍，即打拱道：“二位將軍，請息雷霆之怒，且容小的奉告一言。”張忠、李義道：“你有話快些說來！”牛健道：“二位將軍，且聽稟，念小人一時不合，誤聽孫雲的言語，唆弄劫搶征衣，罪該萬死，那日劫了上山，悔已不及，恐防連累欽差有罪，原要即日送還到關，不想牛剛兄弟不明，言已誤劫征衣，如要送還，料楊元帥執罪不赦，不如獻上大狼山。是日我心慌意亂，見事不明，就依了他。即晚放火燒山，投奔大狼山，獻於贊天王，給眾軍。豈知西夏士兵所穿的都是皮襖毛衣，與我中國征衣有天淵之隔，和暖各異，故征衣原裝不動。我今連劫來糧草，送還元帥，立志歸投效力，伏望將軍引見元帥。”張忠道：“你喚何名？”牛健道：“小的名叫牛健。”李義道：“還有一人在那裏？”牛健心想：若說在大狼山，他二人必是尋牛剛去了，因道：“他與我已經分散，不知去向了。”張忠喝道：“胡說，想你們已經投順贊天王，即為敵國反寇，今將征衣為由，其中定有計謀，莫不是差你來作奸細，探聽消息不成？”言罷，大刀砍去。李義長槍又刺。牛健是有心投順，故仍不敢動手，幾次架開刀槍，呼道：“二位將軍，小人實有投順之心，望勿動疑！”張、李道：“你既有投降之心，且立下誓來，方準你來投降。”牛健開言道：“天地昭然共聽，我牛健立心投降楊元帥麾下效力，若有絲毫歹意，口是心非，上遭神明責譴，在陣過刀而亡！”張忠、李義原是直性英雄，見他立下重咒，即放下刀槍言道：“我二人留些情面，但作不得主張，且帶你回關，候楊元帥定奪。如若元帥允準收留，是你的造化。倘然不準投降，便與我二人不涉了。”牛健道：“深謝二位將軍高義，還乞周全些。”張忠吩咐眾兵丁就此回關，牛健隨後押著征衣車輛，仍從燕子河道而行。

這李義打算立功，因道：“張二哥，我與你到元帥帳前，須說些謊話，也可立些功勞。”張忠道：“三弟，怎生謊話，可以立得戰功？”李義道：“只說奉了元帥將令，殺到大狼山，殺得二牛大敗，牛剛被逃脫了，牛健被擒，取回征衣，奪轉糧草，如此豈不是立得大功？”張忠道：“元帥案前，且勿謊言，方見光明正大，即拿回強盜，討回征衣，也不算什麼功勞。且待血戰沙場，敵人授首，定國安邦，顯標名姓，方為英雄，假功勞有何希罕的！豈可效著昨日李守備父子行為！”李義道：“二哥這話深為有理，到底不說謊話好。”張忠道：“這也自然。”路上二人談談說說，已是紅日西沉，早已封鎖關門，只得在城外屯紮一宵。

次早，元帥升坐，中軍文武官員都來參見，有焦廷貴上帳，啟稟元帥道：“今有張忠、李義帶領大軍前往大狼山，路逢強盜投降，送還征衣，現在轅門外候令。”楊元帥喜色洋洋，連稱妙妙，吩咐即傳二人進來。焦廷貴領令，不一時張忠、李義報名進至帥堂，參見過元帥，站立兩旁。元帥虎目一瞧，二將一人面如棗色，一人面如淡墨，體壯身魁，凜凜威風，真是兩員勇將。元帥開言道：“張忠、李義，你二人帶兵往大狼山討取征衣，事體如何？且細告本帥得知。”二將齊稟道：“元帥，小將奉令，帶兵未到大狼山，在燕子河遇著牛健，將原劫征衣糧草送回，他自願投降軍前效力。小將只得帶同牛健而來，不揣冒昧，準其投降與否？伏祈元帥定奪。”元帥聞言點頭，又喚孟定國將征衣檢點明白，散給眾軍兵，糧餉貯歸軍庫。狄青點首自言道：今朝才應聖覺禪師之言，有失有歸，禍中得福，毫厘不差。

當日，楊元帥吩咐綑綁牛健，進至帥堂，跪於帳前，低頭伏地。元財大怒，喝道：“牛健，你佔據磨盤山為盜，本帥一向全你螻蟻之命，故未來剿滅。今日擅敢劫搶禦批征衣，連累欽差，本帥都有罪名，你又投入敵人麾下，今見賊人傾盡，進退無門，方來投順。本帥這裏用你不著！”喝令刀斧手，推出轅門，斬首號令。牛健道：“元帥開恩聽稟，只因孫雲有書，投到磨盤山，叫我兄弟將征衣搶劫，原該如山罪重。劫上山後，悔已不及，料得元帥震怒，大兵一至，我兄弟休矣。當時原思送還，都是我兄弟牛剛不明，只恐元帥加罪，教唆我發火燒山，投歸贊天王部下。但今糧草征衣原裝未動，今日小人改悔前非，特來獻降，願在元帥軍前牧馬效力，以蓋前愆，伏乞開恩，留殘軀於一線，足見元帥寬仁之恩。”元帥問道：“孫雲是何等樣人？與你書信往來，且直稟上來，休得隱瞞。”牛健道：“元帥，那孫雲的胞兄名叫孫秀，在朝現為兵部之職。”元帥道：“如此是孫秀之弟了。”又叫道：“王親大人，那孫雲與你有仇麼？”狄翁細將情由說明，元帥方知其故，又問牛健道：“那孫雲的來書何在？”牛健道：“放火燒山，其書未存，亦已燒毀在山中了。”元帥道：“狄王親，如若書留存，本帥可以上本奏明，收除此賊了。怎奈憑証全無，言詞不足為據，如何是好！”狄翁道：“元帥，孫秀、孫雲雖然有罪，但如今沒有書信為憑，是他的惡貫未盈之故。且慢除他，小人立心不善，下次豈無再作惡之時，待他犯了大關節，再行除他，尚未為晚。”元帥笑道：“狄王親海量仁慈，非人可及。”

一旁有焦廷貴半癡半呆叫道：“元帥，小將有稟。”元帥道：“你有何商議？”焦廷貴道：“牛健是個信人，斷然殺不得。”元帥道：“你怎知他是信人？”焦廷貴道：“他誤所孫雲之言，劫了征衣，來害欽差。如今劫去又送還，從來只有拿到的犯人，沒有自來的犯人，元帥是明理的，殺這自來賊寇，豈不是元帥欺著信實之人？”元帥大喝道：“匹夫，休說亂語。”又問範大人怎生處置？範翁道：“想大狼山餘寇盡除，饒了他諒亦無妨。”楊青道：“他來投順，並無歹心，何須殺卻。”狄青見焦廷貴討饒，料與牛健有些瓜葛，便道：“元帥，牛健也是一念之差，怨彼已知罪，送還征衣，免其一死。”元帥道：“狄王親既如此洪量大度，本帥未便執法，死罪饒了，活罪難寬。”吩咐鬆綁，打二十軍棍，發在軍前效力。當時打了牛健二十軍棍，他忍痛起來，謝了元帥之恩。元帥道：“牛健，你還有弟牛剛，如今何在？”牛健道：“逆弟不願投降，如今分散，不知去向了。”元帥道：“何須猜測，定然在大狼山，少不得發兵征剿。”牛健道：“啟上元帥，小人尚有三千兵，求元帥一併收用。”元帥命焦廷貴將兵點明上冊，焦廷貴得令而去，牛健隨後而出。

這時孟將軍上帳繳命，已將三十萬軍衣給散畢，並三千押征衣兵補歸元帥麾下，糧餉亦貯歸軍庫。狄青道：“小將有言告稟。”元帥道：“王親大人，有何見諭？”狄翁道：“五雲汛守備現經空缺，小將有一姐丈，名喚張文，向為潼關遊擊，被馬應龍無故革除，望元帥著他暫署此缺。”元帥允準，拔令差孟定國前往起復張文。此事慢提。

當日張忠、李義經元帥命作三關副將。原來三關上官員，要升要革，要活要死，悉憑元帥定奪，先行後奏。只因先帝真宗時，楊廷昭守關之日，已教授斧鉞生殺之權，至宗保襲職，復賜龍鳳上方寶劍，專授官爵，執掌兵符。當下楊元帥要備本回朝，商量薦

舉狄青拜帥，只因失卻征衣之事須要周全。範爺道：“若言失了征衣，其罪非小，大狼山破敵功勞雖大，只好功罪兩消，焉得聖上準旨拜帥？”楊青道：“征衣雖失，不過三天，即復還了。將此抹去，有什麼證據？本上只言欽差押送征衣，依限而至，進城數天，立下戰功，豈不省卻許多麻煩。”元帥聽了，準依此擬，修起本草，即日差將登程。吩咐回到汴京，勿與眾奸黨得知，須要親至午朝門，通知黃門官傳奏。另有書信一封，送回天波府祖母余太君、母親王氏夫人；狄青一書，送至南清宮狄太後；範爺一書，送至包待制府中；楊將軍一書，送交韓吏部府上；別無言語，無非關照狄青征衣解至，並破大狼山立下血戰大功。是日只有狄青思念生身母在張文姐丈家，一心牽於兩地，今日起復張文為守備，母親定然到此，使我晨昏侍奉，為子方得安心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